

從書法中尋找閱讀四境

城大人文訓導的新思維

課外學習，着重於藝術文化的培養與實踐。領悟與傳承，是學生對於藝術價值與人文精神的體驗，更是在科技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中，對自我身份與定位進行清晰闡述的一種模式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基於培養實踐性人文互動的考量，從去年開始，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都會舉行課外學習活動，以此種方式迎接新學期的到來。據悉，城大今年的課外學習，主要是以書法比賽的形式進行。今年的理念定位為「領悟與傳承」，而主題則是「書由心生」。經過比賽與選拔後，獲獎作品會用作展覽。城大圖書館方面對作品進行了分類，以四種不同的境界與思考進行歸類，形成特有的作品展示風格。

靜是讀書的前奏

第一種，是「靜」。靜是書由心生的第一步，也是進入學習狀態的前奏。主辦方從參賽學生的作品中，選出了幾幅寫有「靜」的墨跡，來表現出靜於心、靜於世的不同情懷。在獲獎的六幅「靜」字作品中，有的秀氣，有的剛健有力。不同的意象，實則是不同的讀書狀態。

有人為了升官發財而讀書，有人為了濟世救國而讀書，有人為了傳承道統而讀書，有人為了附庸風雅而讀書，有人為了家學淵源而讀書，也有人為了探求知性而讀書。總之，不同的讀書目的，使得人們在進入讀書狀態前，有不同的表情、不同的心態與不同的情境。才子、佳人，連結二者的，毫無疑問就是書。透過六位城大學生的手，靜的內涵被不斷昇華，也不斷啟示大家去思考「為何要讀書」這一嚴肅的命題。

溫故知新的心境

溫故知新，是讀書，尤其是讀新書的必備心境。是次獲獎的五幅作品中，「溫故知新」是非常簡練而明快的組合。五種不同的溫故知新，實際上將學子們在讀書學習過程中的前後感悟與求知渴望表露無遺。這固然是喜新厭舊，是被華人社會摒棄的一種價值觀。但在學術的研究與知識的探求中，只有明悉歷史，才能把握未來的道路與方向。幾種不同的溫故知新，在字體的選取上，在排列組合上，都有不同的考量。從展出的作品來看，同學為「溫故知新」這一命題作出不同的歷史回溯。有的充滿了滄桑感，是對過去的一種回憶；有的是一種出於探知未知世界的好奇，是新生代的呼喚；有的則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上，認真思考下一步該怎樣走。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溫故知新，都是對生活的回眸，對價值的反思。這些都在書法作品中體現出來，也是一種夢幻的讀書方式。

日日閱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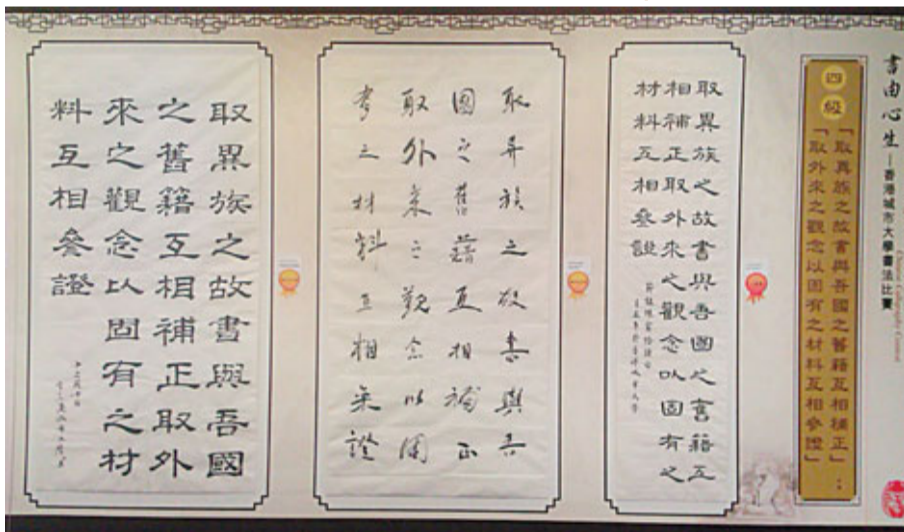
「一日不讀書，口中生荊棘」這句話提示我們，閱讀不是一種附庸風雅的表演，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灌輸。它應當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。這才是閱讀的本質。是次城市大學選取的作品中，四種境界的第三種，就是一日不讀書，口中生荊棘。幾位學生用不同的筆法、筆鋒與筆調寫出了自己對讀書的渴望。讀書的主題其實並不宏大。在中國古代，讀書最為直接的作用就是學禮和立言。只有讀書，才能明白禮節禮教，只有讀書才能夠知道該怎樣和別人說話、交流。

一日不讀書，口中生荊棘這一淺顯而重要的哲理已經被忽略了很久。「讀書改變命運」、「讀書改變人生」這樣的閱讀口號，確實應該走進歷史了。讀書是很簡單的，也是很淳樸的，就是教會大家怎樣做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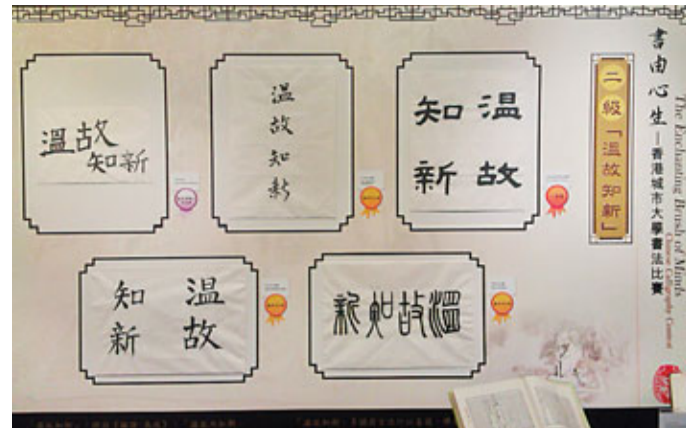
走向普世融合

讀書的最高境界，是讓普世文明與文化融合——「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，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」。三種不同的字體，寫出同樣的話語，這是敬蒙的號角，也是覺民的鐘鼓。傳統與現代、東方與西方，在第四種境界的三幅字中有了終極的昇華。

據悉，城市大學今次的活動模式，未來也會持續下去。著名學者饒宗頤也以自己的墨寶為城市大學的課外學習助成加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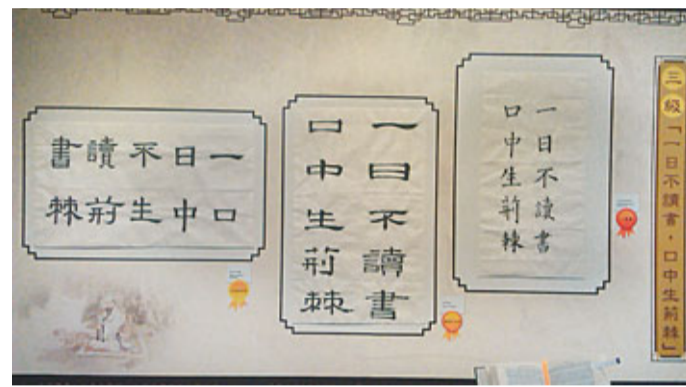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的普世與融合



溫故知新



靜



讀的真諦

東老西 媒體人

文：余綺平

從沒見過，一位報紙總編輯的死訊會如此鋪天蓋地地全英國的媒體廣泛報道，像是追悼國家領導人的訃聞一樣。

前《泰晤士報》總編輯李斯-莫格(William Rees-Mogg)上月底病逝，享年八十四歲。臨終前兩星期，他還外出訪問寫完一篇政治評論文章。他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年，可謂鞠躬盡瘁。

李斯-莫格在牛津大學攻讀歷史，是校內辯論協會的主席。他支持保守黨，曾競選國會議員企圖參政，最後還是選擇了媒體工作。

他最初任職《金融時報》，1967年加入《泰晤士報》做總編輯，當時年僅三十八歲，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報紙老總。在他執掌期間，正是英國政壇最動盪的年代，他的一篇評論文章曾將保守黨黨魁拉下台，讓位給後來的首相、中國的「老朋友」希斯。

李斯-莫格雖屬保守派，但他加入《泰》後，不理員工反對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。他的辦報構思不僅影響了英國的同業，甚至影響國際報壇。他將頭版廣告移走，只登新聞；為寫文章的記者署名；擴充體育版和文藝版，創辦婦女版；增聘傑出的專欄作家，將《泰》大眾化，擴充讀者層面。

最令讀者難忘的一役是：1967年《滾石》樂隊主音歌手米克·積克等因吸毒被判刑，李斯-莫格寫文章為他們辯護，標題為「殺雞焉用牛刀」(Who Breaks a Butterfly on a Wheel?)，結果法庭減了刑。出色的標題流傳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。

1969年李斯-莫格為搜集倫敦警察的貪污證據，曾令記者隱瞞身份秘密錄音，以作呈堂證據。這種做法，盛行至今。

李斯-莫格的辦報風格，開啟報壇新氣象。可惜《泰》出現了內部矛盾，工會與老闆發生衝突，導致《泰》停刊一個月。老闆意興闌珊，1981年決定將報紙賣給澳洲傳媒大亨梅鐸。李斯-莫格反對，辭職不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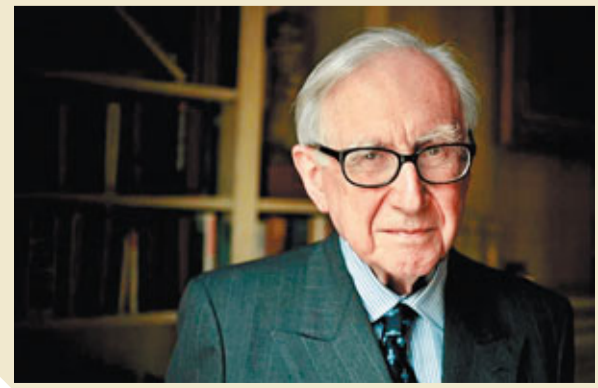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老總，但繼續替《泰》、《星期日郵報》和《世界新聞報》寫政治評論文章，直至臨終。

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悼念詞中，形容李斯-莫格「充滿智慧，經常提供良善的建議。」但是，首相的恭維說話得不到大部分人的贊同。那些鋪天蓋地的訃文裡，褒貶兼備。

例如，人們不滿意李斯-莫格袒護《滾石》樂隊的惡行，影響政府的反吸毒策略；有人看不起他因梅鐸買入《泰》而辭職，但後來又認同梅鐸和他繼續為《泰》寫稿。英國老牌諷刺雜誌《偵探》(Private Eye)譏笑他像小報的占星家，對經濟和政治說三道四，但他的「占卜」結果經常失準。

最精彩的訃文，莫過於李斯-莫格的老東家《泰》了。文章說「他的嚴肅外表和權威性建議，令人覺得他通曉天南地北，堅持己見。事實上，他反覆無常。」

中國人說蓋棺論定，當年的李斯-莫格應該為政，轟轟烈烈地幹一番大事。傳媒行業，只會「空談誤國」。試看如今的中外媒體人，大都屬於此類人。李斯-莫格的影響，可謂深遠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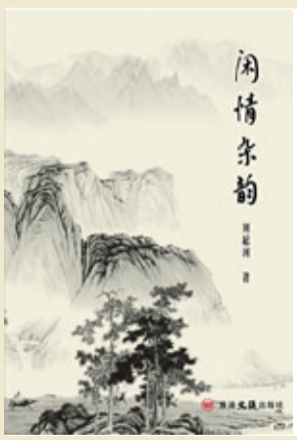
格律詩的音韻之美

文：沁沁

我讀過不少現代版的近體詩，但能反覆多次閱讀的詩集並不多見，也許是第一個讀者的緣故，《閑情雜韻》這本詩集我前後通篇反覆看了幾遍，覺得書名雖然用「雜韻」二字，這只不過是作者的謙虛用詞，實際上全集308首詩詞，用韻非常嚴謹，不僅嚴格遵守格律詩的寫作規則和句式要求，而且語言幽默，意境神妙，風格淡雅，稱得上是當今近體詩的一部優秀作品。

我們不妨打開這部詩集，看看開頭《福羊》這首五絕：「呱呱降世間，喜落佃家園。滿小得天祐，時逢兩瑞全。」精煉的二十幾字詩言，音韻之美看後真讓人叫絕。首先，作者在標題和詩文中使用了隱喻的語言，把自己出生的時間、出生的環境和個人的情感寫得生動和形象，讓詩歌更富有耐人咀嚼的味道；其次，作者在詩中表現出的降世和天祐的豪放，讓人看後有一種震撼心靈的力度，有一種孤高飄逸和陽剛之氣的感覺，使作品很有感染力；再者，這首詩的格律完美無瑕，透露出五絕詩的高雅氣質和中華文化的芬芳，吟誦它就像聽一首動聽的歌，無色無形的音韻之美讓人對格律詩陶醉不已。詩集裡，作者雖然沒有刻意追求文字的華麗和奇峭，卻非常注重情景相融和意境的雕琢，當我們去讀它的時候，就好像是一幅美麗的畫卷展現在自己面前，把我們帶進詩中的時間和空間中，很容易產生聯想，情感跟着詩中的文字在流動。

讀者都有這樣一個心理：就是通過作品透視的蛛絲馬跡，去猜想和印證作者本人。愈是喜歡的作品，愈想了解作者是個怎麼樣的人。從詩集中的音韻之美，我們不難看出作者的方方面面，因為詩歌是與心靈最接近的文學樣式，詩人更容易在詩歌中留下自己的影子。詩中散發出的音韻之美，與作者的心靈之美和生活之美難以切割。



「金鐘之星」民族樂團訪港 加強兩地民樂交流

文、攝：草草

本月20日，由中國音樂家協會與劉天華阿炳中國民族音樂基金會聯合主辦的「金鐘之星」民族樂團《名家名曲音樂會》在葵青劇院順利舉行。多位代表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民樂大家和民樂新秀，為香港觀眾帶來一場涵蓋了二胡、琵琶、古箏、竹笛與嗩吶等多種民樂類型的高品質音樂會。為了促進與香港民樂界的交流，樂團於1月21日在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柏斯琴行，與香港樂評人周凡夫、著名歌唱家費明儀、香港城市中樂團藝術總監程秀榮等人士進行了交流對話。

中國音協秘書長韓新安表示，由音協組織的本次音樂會是對民間交流、商業交流等形式外的一種補充。在國內，如果沒有一個單位統一組織，很難將這麼多不同樂團的出色音樂家聚在一起來搞音樂會，但在音協的組織下，已實現這種合作。這次訪港，最讓他驚喜的，是香港的普通民眾如此喜歡民樂，在音樂會上給藝術家們以熱烈的支持。

大家也針對該如何籌辦交流音樂會的問題進行了討論。周凡夫認為，現在內地與香港在音樂方面交流的空間很大，民間、政府、企業……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很多，但最關鍵的問題是要明晰交流的不同意義，音樂會除了面向公眾之餘，更應想辦法加強業內同行的溝通。著名琵琶演奏家吳玉霞對此表示同意，她覺得香港觀眾的水準高，但在兩地的交流上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，未來應加強音樂會在各個層次上的交流。程秀榮則認為，內地藝術家來香港，要首先了解香港民樂的發展以及市民的心理。演出上，高品質的要緊，普及的功夫也要做。只有彌補兩者間的斷層，藝術家的付出才不會白費。



「金鐘之星」民族樂團訪港演出，次日與香港音樂界人士舉行會談。